

近千年来伦敦犹太社团的沉浮与沧桑

邓新裕

自从1066年诺尔曼人入主英国以来,伦敦就成了英国犹太人生活的中心,发展至今,整个大伦敦地区已拥有30万左右犹太裔人口,在伦敦这个都会里到处可见犹太社团存在的痕迹。然而,早期的犹太人只能蜷缩在老伦敦城外东端的一隅,处于社会的底层。如同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那样,中世纪的英国也经历了排犹驱犹运动。从犹太社团慢慢融入英国社会,逐渐从东端贫民区向伦敦四方扩展分布这一过程,可以窥知这一族群在英伦的起落沉浮,也从侧面反映了英国社会历史的一些变迁。

早年的伦敦犹太社团及其处境

诺尔曼人征服英国后,一批犹太人尾随征服者威廉从欧洲大陆来到英伦三岛,抵达都城伦敦,也进入约克郡、牛津郡、林肯郡以及布里斯托尔、坎特伯雷等城镇。这些犹太人来自诺尔曼人在法国的都邑鲁昂,前来寻找谋生的新天地。在此之前,相信已有少数犹太人到达英国,但成群结队的犹太人是随着诺尔曼人而来的。

首善之区伦敦成为他们聚居的主要地点。最早正式述及犹太人居留在伦敦的记录上溯至1100年前后,实际到达该城的时间应该更早。其后续有记载,翻阅故纸堆,一部土地清册中明白地记载着:“紧邻奥拉夫街的一条‘犹太人居住的’街上,一片地产属犹太人所有。”这条小街就在老伦敦城(今伦敦金融区)外,现今就叫做老犹太区。最早提及伦敦犹太社团的记载见于1130年,记录了当局出于荒诞不经的理由对伦敦犹太社团处以罚款。这个社团很快成为英国最大的犹太人社团,在今伦敦东区的克里普尔盖特拥有一块犹太人墓地,近旁有一条犹太人居住的陋街。

早年的犹太人被禁止从事大部分行业。

英国社会不准他们加入行会,从而将他们排斥在行会所属的许多职业之外。这些刚踏上英国土地的犹太人如同在欧陆的同胞那样,只能经营教会禁止基督徒干的、或基督徒不屑为之的行业。许多人当了收利息的放债人。由于中世纪时基督教会认为靠放高利贷获利是悖理的不道德行为,一概禁绝基督徒放债,于是金融贷款业成了犹太人独占的专利。在紧随征服者威廉来到英国的犹太人中就有一些原来的金融业者。犹太放债人除了借钱给一般的债务人外,也借贷给一些奢靡成性的贵族领主,又贷款给耗费巨大的国王和王室,藉以预先垫付国库税收的收入。这也是造就他们在欧洲和英国成为银行家发财致富的滥觞。另一些犹太人操起了他们擅长的行当,开业当了医生,其他人只能当贩夫走卒,做些小买卖或出卖劳力谋生。

这些跟随诺尔曼人来英的犹太人在诺尔曼王朝统治下没有公民权,并不比他们在欧洲大陆的同胞好多少。犹太社团居住区被排除在实施英国习惯法的范围外,犹太人如涉

Chapter of St. Paul Cathedral, An Account of Lands of Dean, 1115

及刑事诉讼案件,由于他们处于无身份地位,不能在地方法院出庭申诉,而必须向皇家司法部门申请,才得出庭陈述。早在忏悔者爱德华颁行的法律中就规定:犹太人及其所有物俱属英王独自拥有的财产。当时英国犹太人寥寥无几。诺尔曼征服者威廉入主英王室,把犹太人带到这里,犹太社团相偕出现。但威廉未给予犹太人公民权,他们的地位依然如故。“他(犹太人)只是国王的附属品,他的生命财产完全由国王摆布掌握。但他是具有极高价值的所有物,不能轻易丢弃”。诚然,对王室而言犹太社团确是一宗不可舍弃的财富。他们缴纳的税收数目相当可观,是英国财政来源的一大笔收入,他们提供的借款对王室也是不可或缺的。

1154年金雀花王朝的第一位君主亨利二世(1154-1189年在位)登位,他认为犹太社团的财产对国家财政极为重要,对犹太人采用安抚袒护政策。犹太人又度过一段安稳时期。从金雀花王朝开始,为了安全起见,犹太人的债券和借据都被存放在威斯敏斯特宫(今伦敦国会大厦的前身)内一个叫做“星室”的房间里,装在箱柜内妥善保管。这个名称颇为风雅的房间之所以称为“星室”,并非原义就是夜空中的“星星”,因为在犹太人说的希伯来语中债券叫 starr,恰与英语中的“星”谐音,于是债券室以讹传讹成了“星室”。似乎是为使之在装饰上名符其实,房间的天花板上果真点缀着闪烁放光的点点星星!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189年狮心王理查一世(1189-1199年在位)继亨利二世登上王位后马上改变了对犹政策,他的加冕日成了犹太人在英国安居日子的终结。理查事前下令,在他加冕日不准女子和犹太人进入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观礼。犹太人企望在新国王就位后仍能继续他们较安定的生活,伦敦和全英各地社团推派代表,捧着贵重的礼物前来,试图进入教堂向新王献礼祝贺,以期博得他的欢心。他们遭卫兵拒之门外,于是伫立在

教堂外守候,此时流言四起,说国王下令消灭所有的犹太人。犹太社团的代表当场遭到一群暴徒殴打,夺路而逃,在混乱中有的代表被践踏致死。

流言野火般地迅速在城里传播。就在狮心王理查和王公大臣一起在继续他的庆典时,暴力行动蔓延到了伦敦犹太人居住区。反犹暴民手执火把和棍棒之类器械攻击犹太居民,犹太人逃回家中躲藏起来。暴徒们纵火焚烧他们的房子,转瞬整个犹太区陷入一片火海之中。犹太人慌忙逃到街上,遭到暴徒用石块袭击,死伤多人。另有30余犹太人来不及逃出,葬身在火窟中。全体犹太人一齐逃到伦敦塔中去避难。旧的犹太区已毁于火海,事态平静后伦敦犹太人就在塔楼附近定居下来。这片地区在老伦敦城外东部,今天叫做“犹太街”。

这次对伦敦犹太社团的迫害是蓄谋的行动,暴行同时波及犹太人定居的英国其他地区,其中约克和诺里奇的社团受害最惨重。事过以后理查一世对伦敦犹太教大拉比(即犹太宗教事务最高负责人)允诺“让犹太人自由和尊严地居住在这个国家”。但这无济于事,犹太人士的安全与财产仍处于朝不保夕的状况。属于最富的犹太人之一、被称为林肯郡的亚伦死后,根据“犹太人的生命财产属英王所有”的条例,理查一世就把亚伦在伦敦城外洛思伯里的一所邸宅赏赐给自己的书记官德尼维尔。这仅是个中无关大局的琐事一桩,等待着全体犹太人的将是极其严酷的事实和厄运。

中世纪的迫害、驱逐与蛰伏时期

以狮心王理查率师参加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2)及其后期间为肇始,犹太社团在英国的境遇趋于恶化。以下是英国史籍

忏悔者爱德华是诺尔曼人入主前的英格兰国王(1042-1066年在位)。因重用诺尔曼贵族引起内乱。诺尔曼人据有英国后被赋以完美形象。
Refer to E. N. Adler: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London

中涉及这一时期的犹太人的阐述:

“狮心理查带领十字军在巴勒斯坦同‘异教徒’激战正酣,他不时需要钱粮发军饷。英国民众纷纷慷慨解囊,竭尽微力输送军费给狮心王。”但军费耗资浩大,入不敷出。“恰好当时英国居住着许多犹太人。这些犹太人非常勤劳刻苦,教会英国人许多东西。他们是国内最高明的医生、最精明的商人,但人民忌妒他们有钱,(如前文所述,放债收息容易招致人们的嫉恨)不喜欢他们穿的奇怪的服装和讲的陌生的语言……所以趁国王不在时,民众就对犹太人下手,抢夺他们的钱财和物件,声称是一心要把这些财物送去支援在圣地打仗的狮心王理查。但大部分掠夺自犹太人的财富落到留在国内的理查之弟约翰亲王和某些劣迹昭彰的贵族手中。他们鼓励民众对犹太人采取暴力行动,除掠夺犹太人的财产外,还杀死了许多人命。”这就是当时英国犹太人状况的写照。而这类暴行的矛头所指首当其冲的就是伦敦犹太社团。

约翰王(1199- 1216年在位)继狮心王登上英国王位后,犹太人的处境更是每况愈下。1204年伦敦又爆发了血腥的反犹骚乱事件,暴徒袭击杀死犹太人,抢夺破坏他们的财产。最后约翰王只得命令伦敦市长和贵族领主维护社会治安。约翰王这样做并不是真正为了保护犹太人,而是为了他们的财产。约翰王设立了一个专门管理犹太人放债的机构,系统地对他们征税,剥夺犹太人的财富。1209年,也许是为了准备对法国发动战争的需要,约翰王把伦敦,甚至全英所有的犹太人都扣为人质,向他们勒索总数达6.6万马克的金额。有些犹太人拒绝交纳献金,遭到流放。伦敦犹太社团在亨利三世(1216- 1272年在位)接位后继续遭受经济剥夺。亨利三世为了取悦他的姻亲,向犹太人勒索2万马克的礼物,作为他给予姻亲的馈赠品。犹太人如不从命将被驱逐。王室成员成婚,亨利举行豪华盛大的婚礼,费用向犹太人索取,全部转嫁在犹

太社团身上。直到后来亨利三世与贵族领主起冲突,需要金钱备战,再向犹太人索要,但已不能榨出油水。犹太人经历了约翰王和亨利三世两代君主,简直要被榨干了。

整个13世纪,无端把犹太人冠上“宗教仪式凶杀”的罪名加以迫害的事时有发生。1238年、1244年和1276年分别发生了三起较严重的坑害诬陷犹太教徒的事件,在他们脸上抹黑,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自从约翰王当政时起,国王经常与贵族领主发生冲突,引起贵族兵反叛,至亨利三世时,贵族领主频繁举行叛乱,不时与国王动刀兵。无辜的伦敦犹太社团却在与他们毫不相干的兵火中罹难遭灾。1215年,反叛的贵族领主不分青红皂白劫掠伦敦城外东部新筑的犹太街区。那里住的多是贫苦阶层犹太人,他们的住房居室被焚烧坍塌,仅有的财物遭虏掠,落得流落街头。今天伦敦城的部分城墙就是在遭兵火损坏后,贵族领主吩咐就近利用被摧毁的犹太区废墟的石块修缮。1753年,一块刻有花纹与铭文的岩石被人发现嵌砌在伦敦城墙的石块中,从其图纹与文字足以说明它来自原来的犹太区。

1263年至1267年贵族领主发动战争大动干戈的时期,伦敦犹太人可说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蒙受了生命财产损失。1263年,在贵族挑起战乱时发生反犹骚乱,一座巍峨宏伟的犹太教堂遭到严重损毁。1264年贵族主又发动叛乱反对亨利三世,贵族与伦敦市民虏掠犹太社团的财帛家产,对他们滥肆杀戮,许多人死于非命。与往常一样,暴乱者总是先拿外来者和犹太人出气,犹太人被认为是为国王长期来实施的顽固政策的提供金钱支持

Maria, Lady Calkott, Little, Arthur's History of England, P. 71, Revised Edition, London, 1975
Costain, Thomas B., the Pageant of England 1216- 1272, the Magnificent Century, P. 144, P. 58, P. 266, Tandem, 1973
Refer to John Stow: Summarie of English Chronicles, 1565; Also Annals of England, 1592

的帮凶。1267年,格罗斯特伯爵率军进入伦敦,举兵反对国王,扬言要清除所有外来者,将他们流放。犹太人也在被清除者之内,他们扶老携幼,再次逃到坚固的伦敦塔去避难。格罗斯特伯爵带兵包围了伦敦塔,犹太人被派去守卫塔楼的一个堡垒,他们齐心协办,居然守住了这个堡垒。

好容易挨过了兵祸的灾厄。1278年,伦敦全体犹太居民突遭逮捕,锒铛入狱,约600名犹太人被投入伦敦塔内暗无天日的地牢中,罪名是非法切割损坏皇家货币。曾帮助守卫伦敦塔的犹太人转眼成了伦敦塔内的囚徒。此案审理的结果是293名犹太人被判有罪,关于这些人的下落据说都被绞死在狱中。

经济上的沉重压力已不胜负担,宗教上的迫害又降临到犹太人头上。当局歧视犹太教,开始逼迫犹太人皈依基督教。1213年和1232年分别在伦敦的伯蒙德塞小修道院和钱斯里莱恩设置了两个皈依所,诱使犹太人背离自己的宗教加入基督教。1280年伦敦犹太人被强令参加多明各派教会的皈依仪式。犹太会堂时时被任意改成基督教堂或作为他用。早在1190年,伦敦一所犹太会堂就被圣玛丽科尔教堂所取代。上文提到的那座在1263年反犹骚乱中遭严重破坏的美仑美奂的会堂,事后被亨利三世没收,送给维也纳圣安东尼兄弟会,后改为圣安东尼医院。另一所较重要的犹太会堂于1272年被当局勒令关闭,接着就改成了修道院的忏悔所。到1282年时伦敦只剩下一所犹太会堂还在勉强支撑门面。

在王室不断巧取豪夺和鱼肉下,伦敦和英国各地的犹太社团日削月,至爱德华一世(1272-1307年在位)当政时,他们已落到民穷财尽的地步,只是在苟延残喘。爱德华一世需要大量资金,1287年,他再次把伦敦乃至全英所有犹太人拘捕起来,罚款1.2万英镑。但犹太社团实在无力交付这笔巨款。爱德华一世见犹太人已不再能向国库提供大量

金钱,失去了利用价值,1288年,他把犹太人从英国在法国西南部的领地和加斯康尼驱逐出去,接着在1290年敕令将所有的犹太人从英国本岛驱逐出去。爱德华一世对犹太人下驱逐令,一方面是为了顺应国内存在的反犹情绪,另一方面是他认为让犹太人留在英国只会徒增国家的负担。

至14世纪时,英国国内已没有一个人敢公开声称自己信仰犹太教,或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基督教会在伦敦保持一个皈依所,接受从海外来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在犹太人被驱逐出境,架舟离开他们已居留了200几十年的土地重又离散到欧洲大陆后,伦敦已不复存在犹太人社团。但仍有一些原来的犹太人假借皈依基督教的名义留在英伦,他们绝大多数是强迫皈依的,现在只能隐藏身份转入地下,暗中偷偷地保持着他们的犹太教信仰,皈依所成了这些秘密的犹太教徒接头会面的场所。所以许多皈依者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实际上始终没有忘记他们真正的身份。在一段相当漫长的时期内,这些犹太人家庭处于隐蔽蛰伏状态,这段无穷无尽的漫漫长夜未明时期是英国犹太人的“蛰伏时期”。

近代重返伦敦的再定居活动

16世纪时伦敦存在一个秘密的马拉诺犹太人社团,他们都是些被迫皈依基督教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也叫塞法迪犹太人。为了逃避宗教裁判所的迫害,以新教徒难民身份作掩护逃来英国,住在伦敦,但暗中仍保持着坚定的犹太教信仰。马拉诺社团在1609年被解散,但很快就组成了更秘密的团体,他们处于地下蛰伏时期,绝对不可公开身份。

这种状况直到17世纪中期克伦威尔统治时期才有所改观。英国的清教徒革命后对宗教采取容忍政策,身为护国公的执政者克伦威尔对犹太人抱同情态度,为重新接受犹太人进入英国提供了新的希望。1655年,寄

Costain, T. B. 前引书 P. 366

居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犹太教著名拉比梅纳塞赫·本·伊斯雷尔前来伦敦,借宿于河滨大街。他与6名伦敦犹太人联名上书克伦威尔,代表犹太民族请求正式允许犹太人返回英国,吁请他允许伦敦犹太人在他们私人的家中实施犹太教的宗教仪式。次年夏季克伦威尔邀请梅纳塞赫拉比去白厅讨论重新允许犹太人进入英国的问题。克伦威尔彬彬有礼地接见了,与之会谈。克氏本人倾向让犹太人重新定居,但由于新教教会、商贾和其他势力反对的呼声很高,最后没有正式发布重新召回犹太人的法令,事情不了了之。但从此英国开始奉行对犹太人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政策,甚至非正式的允许犹太人崇奉他们的宗教信仰。

当时在伦敦有20户马拉诺,也称塞法迪犹太人家庭,这个原有的塞法迪社团因从荷兰移民前来的同胞的到达得到加强。荷兰居住着许多从西、葡两国逃来避难的塞法迪犹太人,他们都是受过良好的教育、家境富裕的犹太人,其中许多人从事海外贸易。几位赫赫有名的律师为这些犹太人入境寻找依据。他们提出的证据是:1290年对犹太人下驱逐令是王室动用的特权,事实上英国没有颁布过禁止犹太人返回英国的法令。这个小小的塞法迪社团于1617年在伦敦重建了犹太教会堂,未几又在伦敦东区的迈尔恩德买下了一小块犹太人的墓地,意味着犹太社团又将在这里永久耽下去,落地生根,繁衍生息。其他塞法迪犹太人也从欧洲大陆纷至沓来。1660年记录显示有37户犹太人居住在伦敦,至1688年,连伦敦在内英国至少已有100多户塞法迪人家庭。塞法迪犹太人都是些财力雄厚的富商之类。

鉴于塞法迪人接踵而至,先前的犹太会堂显得拥挤不堪,于是在1701年开始在贝维斯马克斯另建一座新会堂,耗资2750英镑,于1702年竣工落成。其中一根桁梁是安娜女王(1702-1714年在位)赠送的,烛台都是从

阿姆斯特丹运来的。这座会堂交付使用至今犹存。

塞法迪人纷纷来英后仅几年的时间里,中欧和东欧的阿什肯纳齐犹太人也开始来到伦敦,1690年在伦敦城外东隅的公爵广场建立了他们的会堂。他们大部分是贫苦的工匠和小商贩,都居住在伦敦城外东部的贫民区与毗邻地区。因为犹太人与非英国国教,即非新教信仰的天主教徒一样,不能作为伦敦城的自由民,他们不得在城市范围内从事零售业,只被允许在伦敦东部做买卖。这些初来乍到的阿什肯纳齐人除少数人当买卖中间人、宝石商外,绝大部分人生活很穷苦,一些人成了叫卖的小贩,许多人靠买卖旧衣为生。收旧衣服的犹太人总是沿着街道喊叫:“衣服!衣服!收旧衣服啊!”到了晚上,这些旧衣服被送到叫做旧货市场的米诺里斯街去。总之这些犹太商人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伦敦东部,在此区域内市政当局被告诫不得干涉犹太人的商业经营。

乔治一世(1714-1727年在位)登位后鼓励德国犹太人来英定居。至18世纪中期,阿什肯纳齐犹太人社团人数超过了塞法迪犹太社团,在伦敦建立了好几个社区机构;犹太人仍不断地移民来到英伦三岛。1753年,一项试图使犹太人归化为英国国民的归化法提交国会讨论,一经通过犹太人就能成为英国国民。此举激怒了伦敦的新教徒,他们举行集会抗议给予犹太人公民权,呼喊:“不要犹太人!不要木鞋子!”正如后来新教徒示威反对天主教徒一样来势汹汹。政府慑于新教徒的压力,在下届国会开会时归化法议案被撤销废置。

在英国社会里,犹太人因被看作外来的

Petition dated 24M arch, 1655 from Menasseh Ben Israel & Six London Jews, the Public Record Office

An Encyclopaedia of London, P. 407, Edited by William Kent, Dent & Sons Ltd., London, 1937. 木鞋此处似指犹太人穿的鞋——作者。

陌路人而受到歧视。1680年,一犹太商人之女皈依新教后与其父的雇员私奔,接着又发生几起犹太裔与英国国民经合法手续通婚的事例。此事使伦敦市长为之震动,他谴责全体犹太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冒犯本国的宗教和国民”!1690年威廉三世(1669-1702年在位)统治期间当局对犹太人征收一种特别税收。犹太人似乎感受到过去的经济压力又卷土重来,使从事中间买卖的经纪人顿时锐减至6人。

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中世纪时加在犹太民族身上的枷锁早已荡然无存。1688年英国已完成光荣革命,权力归国会,英国成为真正的君主立宪国。伦敦犹太社团与英王室也有相互示好的情况。1694年威廉三世的配偶、与他共同执政的玛丽女王去世,伦敦一位犹太人教师用希伯来语写了首悼亡诗,诗中
对英王室大加颂扬。以下是该诗的结尾:

啊!光荣的国王,仁慈的君主!
抚慰我们的国王,茕茕子立,
赞美他的王国,把他的王座托起
在伊甸园,玛丽!这就是给你的最好报
答。

玛丽女王的妹妹安娜女王(1702-1714年在位)后来在她登基的当年把一根桁梁献给新落成的犹太会堂,表示友善。1789年大英博物馆开幕,为庆贺这一重大时刻,犹太人士所罗门·达科斯塔把他收藏的3份希伯来文手稿和曾为英王查理二世所有的180册珍贵图书捐献给大英博物馆。此后犹太社团更多的投入慈善事业和公益活动。

从1880年到1914年英国犹太人人口翻了3倍半,从6.5万猛增到30万人。19世纪末俄国爆发屠杀犹太人的狂潮,许多无法存身的俄国犹太人逃来英国。这些人都在他们上岸的东伦敦港口区居住下来。在35年间约有10万俄国犹太人流入伦敦东区,主要聚居在白色教堂一带。这些新来者不像原先到达的已非常英国化的犹太人,都是极端正统

的犹太教徒。他们的到来使伦敦东端的犹太居住区拥挤不堪。1903年基希涅夫爆发了恶性屠杀犹太人事件,俄国犹太人大量逃亡国外。这使他们在英国的同胞只得无条件地接受他们,向这些人地生疏的异乡人伸出援手,教他们熟悉英国生活方式。

由于移民大量涌入,伦敦东端犹太区的居住状况达到爆裂边缘。于是犹太社团居地从公爵广场向泰晤士河和伦敦城方向扩展,但仍人满为患。在移民达到最高峰时这里容纳了伦敦90%的犹太人。此时伦敦地域已大为扩展,但基本上犹太社团仍分布在伦敦城墙以东的东端贫民区。

这一时期虽然犹太人在英国已重新定居,但在18世纪前那段时期仍受到种种限制。塞法迪社团在金融等领域的经营虽有限制,但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阿什肯纳齐社团除少数成员外绝大部分处于痛苦呻吟的社会下层。

英伦犹太人解放事业的曙光

随着英国政治制度逐渐开明,对犹太社团施加的限制也在放宽和取消。1718年英国当局决定在英国本地出生的犹太人可拥有土地。自1697年起,原来规定在124名皇家交易所中间买卖经纪人中犹太人被限定为12人。至1831年限制犹太人在伦敦城内经营的法令撤销了,犹太金融家和商人可自由进入其中大显身手。政府还允许犹太人接受大学教育,大学从此向犹太人打开大门。这意味着犹太人可通过攻读获得学位,担任各种原先禁止他们从事的专业工作。1833年,法朗西斯·亨利·戈德史密斯从法学院毕业后成为英国第一位出庭辩护的犹太裔律师。

1855年,大卫·萨洛曼爵士成为犹太裔人士当上伦敦市长的第一人。他于1835年任行政司法长官,1847年当上高级市政官,最终

Cited from An Encyclopaedia of London, P. 406,
London, 1937.
Zeff, Linda, Jewish London, P. 8, Piatkus, 1986

成为伦敦市长, 尽管对此存在很大的反对声浪。在萨洛曼之前只有一个犹太人担任过公职, 这就是梅纳塞赫拉比的侄子所罗门·多米多。他于 1657 年申请并成功地成为高级市政官会议成员, 破例地允许他不必以基督教方式宣誓。在萨洛曼之后, 迄今至少还有 6 位犹太人当过伦敦市长, 他们是: 本杰明·塞缪尔·菲利普斯爵士(1865- 1866 年在任)、亨利·亚伦·伊萨克斯爵士(1889- 1890 年在任)、乔治·福德尔·菲利普斯爵士(1896- 1897 年在任)、第一比尔斯塔德子爵马克斯·塞缪尔爵士(1902- 1903 年在任)、塞缪尔·乔治·约瑟夫爵士(1942- 1943 年在任)以及伯纳德·瓦利·科亨爵士(1960- 1961 年在任)。

至 1845 年时, 犹太人士可担任所有公职, 唯独还不能进国会当议员。这一情况可从出自名门的犹太富豪利奥内尔·罗思柴尔德的遭遇中看出: 他因拒绝“以基督的名义”宣誓而不能在下院就任议员, 当时这种形式的宣誓对议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时至 1858 年, 国会重新规定上下两院可自行决定宣誓方式。时隔 11 年后罗思柴尔德才首次进入下院就任议席, 不再需要他以手按着《新约》圣经宣誓了。罗思柴尔德在下院代表伦敦城, 英国国会破天荒第一次有了一位犹太裔议员。罗在政界的一位反对派人士评述道: “……罗思柴尔德与其他人则推进犹太人享有平等地位的民权法案。”奇怪的是, 罗思柴尔德在下院 15 年任期中, 从未发言过一次。他只是一再竞选连任, 藉以推进犹太人的解放事业。至 1866 年, 国会进一步允许犹太人进入上院任议员。

伦敦犹太社团的另一件重要事件是 1868 年犹太裔人士本杰明·迪期累利登上首相宝座。他原先是个才华洋溢的小说家, 后转而从政。其父伊萨克因细故退出塞法迪派犹太会堂, 他让本杰明受洗皈依英国国教。但伊萨克从未正式退出犹太教, 本杰明也从未声

称自己是一个完全的基督徒。他曾提到自己的宗教信仰是《旧约》与《新约》间的一页白纸。换言之, 即介于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迪斯累利遂成为现代保守党的奠基人, 他并行不悖地推行大英帝国海外扩张和在国内实行民主的政策, 曾使 200 万劳工阶层获得选举权。毋庸置疑, 迪斯累利同情犹太人事业, 以致他的政敌攻击他: “迪齐的秘密的犹太教信仰与他的政策肯定有密切的关系。”

在国会两院可自行决定宣誓内容后两年, 贵族的宣誓方式也有了新规定, 这表明犹太人将可得到英国贵族的封号而不违背犹太教义。1885 年维多利亚女王(1837- 1901 年在位)册封了第一位犹太裔贵族——罗思柴尔德的长子纳撒尼尔·罗思柴尔德。此后另有不少犹太人被授予贵族头衔。

伴随着政治地位的改善, 伦敦犹太社团的居住条件和分布状况也在起变化。早年的社团被限定住在伦敦城外东隅, 不敢越雷池一步。至 18 世纪中期, 塞法迪犹太人中最成功的金融家和企业主们已乔迁到富豪居住的最时髦的伦敦西区。著名的罗思柴尔德家庭和蒙特菲奥家族搬迁到了皮卡迪利广场和派克巷; 其他著名的犹太家族卜居梅费尔的高级住宅区或伦敦中西部; 曾为英格兰银行金条经纪人的两大家庭, 戈德史密斯家族搬迁到大理石拱门, 摩卡塔家族移居布卢姆斯伯里。当年在上书克伦威尔时签名的几个姓氏的家族, 除梅纳塞赫外大部分住在公爵广场, 在 100 年后的 1755 年, 其中多数家族已在发迹后告别破旧的故居扬长而去, 迁往他处。

就在塞法迪富豪们拥向西区营造他们的安乐窝时, 原来住在伦敦老城墙以东米诺里

Morley, John, Life of Gladstone, P. 188, London, 1908
An Encyclopaedia of London, P. 407, Edited by William Kent, Dent & Sons Ltd., London, 1937.
犹太教仅以《旧约》圣经与关于宗教、生活、道德的口传律法《塔木德经》为经典。
Morley, John 前引书, P. 120。迪齐是迪斯累利的匿称——作者。

斯、大圣海伦等边缘地区,现已成为中产阶级的族群也纷纷迁到伦敦南部。从1860年起又开始向伦敦北部的住宅区迁居,至1880年,犹太人的定居点已达到汉普斯特德和圣约翰伍德那样更北的住宅区。

其他犹太人大部分仍住在伦敦东区。阿尔德盖特和白色教堂一带如同当初允许犹太人回到英国时那样,仍是主要的犹太居住区。如有一个时期白色教堂地区的陪审团人员全部都是姓科亨的犹太裔人士。至本世纪初东区仍是典型的贫民窟,拥挤、贫困、黯淡阴沉,生活质量低劣。一个住在北伦敦的犹太人在回忆儿时东部度过的光阴时说:“那时我们没有浴室,总是带着肥皂、毛巾去当地的公共浴室。用水要用水泵抽到居住的斗室里来。我们常常喊叫:‘多给4号一点热水!’……”犹太人知道,逃避伦敦东端贫民区的唯一方法是努力建立起自己成功的事业。许多人利用他们善于经商、理财的特点,经过一番奋斗,如愿以偿,也陆续向外迁移。从1918年到1939年,几百户犹太家庭迁到更东的伊尔福德,或更北的克拉普顿和斯坦福山居民区。更富有的家庭迁到伦敦西北部郊外的戈尔德格林,该地成了著名的犹太商业区。另一些犹太家庭更向北搬迁到埃奇韦尔和亨顿的远郊。

犹太社团自伦敦东端贫民区逐渐向富裕的西端以及北部、南部、高雅地带伸展分布这一过程本身也反映了英国犹太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加强。

二次大战期间,定居在英伦三岛的犹太社团得以免遭纳粹大屠杀的厄运。当希特勒动手虐杀犹太人,欧洲的反犹主义达到顶点时,他们担忧欧洲大陆的同胞的命运。1936年,伦敦犹太社团和伦敦市民一起,参加了同奥斯瓦尔德·莫利领导的英国法西斯党徒的战斗。

如今,伦敦犹太社团,确切地说是全英的犹太人口已完全融入英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在公众生活中起着重要的影响和作

用。但同时犹太社团又是一个独立的群体,风俗习惯与外界迥异。他们组织良好,有自己的宗教,有拉比主持宗教事务,有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习俗。

犹太新年时,伦敦犹太社团在紧邻伦敦塔大桥的泰晤士河畔举行一个独特的仪式。在仪式中泰晤士河被当成约旦河,出席典礼的犹太人犹如在他们的圣地巴勒斯坦。拉比按照传统实施“泰希利奇”,把面包屑掷向河中,表示掷掉罪恶,让一切罪孽与不愉快的过去随着滚滚浊浪飘失无踪。

犹太社团与近现代英国政经制度的连系

上文历述犹太人初抵英国,历劫被逐,然后又被接纳重新定居,生根繁衍的本末细节。从他们最早踏上英伦绵延至今快近1000年了。伦敦,兼及英国其他犹太社团得以取得成功,最终融入英国社会,究其原因,首先在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近代政治制度和社会的进步。古老的英国社会按照它惯常的步调,尽管是缓慢地,但仍在循序渐进的趋于现代化。特别是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解除对犹太社团的限制步伐有所加快,政治制度走向开明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其次,对犹太人实施的禁令是在工业革命后英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取消的,经济上对犹太社团拥有的资产和财力的需求也是一个因素。工业经济流动滚滚向前推进的车轮不可阻挡地把犹太财团吸纳和卷入到产业革命的巨潮中去。

同时,这与英国犹太人自身作出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他们百折不挠,坚忍不拔,具

(下转第32页)

Zeff, Linda. Jewish London, P. 19, Piatkus, 1986.
“泰希利奇”一词来自希伯来语的译音,意为“汝将投掷”。这一传统习俗见于《圣经·弥迦书》第七章:“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

自康熙廿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以布茶换豆麦,区域间各取所需,清前期上海港北洋航线的繁忙与活跃,很大程度上为沙船运载豆麦所促成。

道光初年,因南北运河梗塞,河运漕粮陷入瘫痪状态,清政府决定设海运总局于上海,试办海运。道光六年(1826),共雇佣上海沙船千艘,三不像船数十,分两次装载苏省漕粮一百六十万余石。清政府举办这次海运,仰仗水船业之力尤多。可以说,这也是对上海船运业的一次大检阅。据统计,在上海开埠前,上海沙船总数已达三千五六百号,凡雇佣在船水手十余万人,“船主皆土著富民,名曰船商,每年运关东豆麦千余万石南来,布茶南货载

而北行,然南货少不能满载,以之运漕,官商交利”。以商船海运,在近代始为常例。

港口兴起,船运业的发展,与粮、棉种植,纺纱织布,在一定条件下结为一体,构筑起明清松江府的“经济基础”。谷、棉、船,不仅维系着芸芸松郡百姓的日常生活,且是促成这一时期众多市镇勃兴与繁荣的最直接因素,地方赖以富庶。松江府在江南以至全国经济地位的凸显,确立也是通过税粮、棉花棉布以及港口航运这几个方面得以体现的。

(作者为本所科研人员;责任编辑:陈正书)

《安吴四种》卷第二,《中衢一勺》卷上,“海运南漕议”;
《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二。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882页。

(上接第108页)

有极强的生活能力和战胜逆境的勇气,锲而不舍地使自己的社团在英国生存下来。再说,犹太社团,首先是伦敦犹太人社团对英国经济、工业、科技、艺术和政治作出了许多贡献,并得到公认。

在拿破仑称霸欧洲时,英国吃紧。犹太富商梅耶·罗思柴尔德爵士出资向英国政府提供支援,他的庞大财力为英国最终打败拿破仑出了一份力。再如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时,支持革命的公爵马尔伯勒将军的军队从尼德兰向巴伐利亚的布伦海姆急行军,犹太金融家所罗门·德梅迪纳爵士向马尔伯勒的军队供应面包和给养,使这支军队顺利地挫败了反对革命的力量。1707年,英国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约翰·门德斯·达科斯塔与伦敦其他两位犹太人一起向驻在法兰德的英军提供3万英镑的军饷。

除了政治方面的提供的支持,犹太人在从事金融业的同时也兴办了许多慈善事业。他们在伦敦历史上作出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他们在1900年建造了伦敦的一条地铁,

创办了英国著名的《每日电讯报》,伦敦的许多优雅的建筑,如贝尔格雷夫广场等的大厦群,都出自犹太建筑师的设计。直至今日,在伦敦和全英购物中心举目可见的两个最大超市之一——特斯科超市也是犹太人创建的。其他事例简直不胜枚举。甚至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的离婚案也是各由犹太裔律师代表双方来办理的。犹太社团凭藉他们的成就赢得了在英伦的地位。

(作者为本院欧亚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和声)

The Jerusalem Report, March 21, 1996, P. 36